

贾平凹 / 著

天 气



天气就是天意

作家出版社

贾平凹 / 著

天气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气/贾平凹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1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38 - 5

I. ①天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1221 号

天 气

作 者: 贾平凹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 懿 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70 千

印张: 8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38 - 5

定价: 2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序

——给责编的信 /1

从棣花到西安 /3

六棵树 /8

天气 /19

松云寺 /21

药王堂 /23

写给母亲 /25

走了一趟崂山太清宫 /28

4月30日游青城后山 /30

一块土地 /32

走了几个城镇 /42

达州

镇安

小河
白河
山阳和汉阴
岚皋
峦庄
定西笔记 /59
说棣花 /125
又上白云山 /137
在二郎镇 /146
不能让狗说人话 /152
吃面 /155
震后小记 /157
武帝山记 /162
说《黄河魂》 /163
说铜仁 /164
钟国康 /166
民歌红梅 /169
画家王金岭 /172
说宋艳刚的摄影作品 /175
读《陈礼忠寿山石雕刻艺术》 /178

小记怀一 /181

《陕西散文》开篇语 /183

寻找商州 /184

《高兴》后记 /186

《古炉》后记 /210

《海风山骨——贾平凹书画作品选》序 /221

关于写作

——致友人信五则 /224

从“我”走向“我们”

——致友人信之一

好好说你的话

——致友人信之二

要控制好节奏

——致友人信之三

精神贯注

——致友人信之四

不要写得太顺溜

——致友人信之五

我们的文学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 /233

面对当下社会的文学

——在咸阳的报告 /236

序

——给责编的信

已经是十多年了，我都忙在几部长篇小说上，散文就写得很少，虽然拒绝了许多出版社给我出散文选集的要求，但仍因种种原因推辞不了，出了几本，仍都是有几篇新作而大部分还是旧作。这种情况真的让我不满意，发誓再不允许任何人去编，一定要等新作的篇目达到应有的数字了，自己亲手去编。现在，就有了这本《天气》。

《天气》里的文章都是长篇《秦腔》《高兴》《古炉》完成之后的间隙中写的，内容可能杂驳，写法也不尽一致，但若细心了，便能读出我写完每一部长篇小说后的所行所思和当时的心境的。小说可能藏拙，散文却会暴露一切，包括作者的世界观、文学观、思维定式和文字的综合修养。我以前研读别人的小说，总要读他小说之外的文章，希望从中寻到一些关于他的规律性东西，我现在编《天气》，又这么说，我把我的衣服就撕了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是我写散文最多的时期，现在入

选到中小学课本上的那几篇，《读者》等一些杂志不时选登的也都是那时的作品，许多人来信或遇着了交谈，还在说那一段散文的好话，希望我多写。我只是笑笑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会那么写了，我也写不出来了。”春天有春天的景色，秋天是秋天的风光，三十多岁的我和快要六十岁的我绝然不是一回事了。我的性格别人不大了解的以为是温顺，其实很犟的。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一些人说我散文写得比小说好，我说那我就写散文了，专门去写小说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散文开始少了起来。以现在的年龄上，如果让我评估我的散文，虽不悔其少作，但我满意我中年以后的作品。年轻时好冲动，又唯美，见什么都想写，又讲究技法，而年龄大了，阅历多了，激情是少了，但所写的都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体悟的东西，它没有了那么多的抒情和优美，它拉拉杂杂，混混沌沌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止，看似全没技法，而骨子里还是蛮有尽数的。这话真不该我来说，我说了，我的意思是我对散文的另一种理解。人站在第一个台阶上不明白第三第四个台阶上的事，站在第三第四个台阶上了却已回不到第一个台阶去。读散文最重要的是读情怀和智慧，而大情怀是朴素的，大智慧是日常的。

不多说了，但愿你能喜欢这些散文，也但愿书出版了，读者也喜欢。

2011年4月12日

从棣花到西安

秦岭的南边有棣花，秦岭的北边是西安，路在秦岭上约三百里。世上的大虫是虎，长虫是蛇，人实在是个走虫。几十年里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，也写作着，这条路就反复往返。

父亲告诉过我，他十多岁去西安求学，是步行的，得走七天，一路上随处都能看见破坏的草鞋。他原以为三伏天了，石头烫得要咬手，后来才知道三九天的石头也咬手，不敢摸，一摸皮就粘上了。到我去西安上学的时候，有了公路，一个县可以每天通一趟班车，买票却十分难场，要头一天从棣花赶去县城，成夜在车站排队购买。班车的窗子玻璃从来没有完整过，夏天里还能受，冬天里风刮进来，无数的刀子在空气中舞，把火车头帽子的两个帽耳拉下来系好，哈出的气就变成霜，帽沿是白的，眉毛也是白的。时速至多是四十里吧，吭吭唧唧在盘山路上摇晃，头就发昏，不一会儿有人晕车，前边的人趴在窗口呕吐，风把脏物又吹到后边窗里，前后便开始叫骂。司机吼一声：甬出声！大家明白夫和妻是荣辱关系，乘客和司机却

是生死关系，出声会影响司机的，立即全不说话。路太窄太陡了，冰又瓷溜溜的，车要数次地停下来，不是需要挂防滑链，就是出了故障，司机爬到车底下，仰面躺着，露出两条腿来。到了秦岭主峰下，那个地方叫黑龙口，是解手和吃饭的固定点。穿着棉袄棉裤的乘客，一直是插萝卜一样挤在一起，要下车就都浑身麻木，必须揉腿。我才搬起一条腿来，旁边人说：那是我的腿。我就说：我那腿呢？我那腿呢？感觉我没了腿。一直挨到天黑，车才能进西安，从车顶上卸下行李了，所有人都在说：嗨，今日顺利！因为常有车在秦岭上翻了，死了的人在沟里冻硬，用不着抬，像捐椽一样捐上来。即使自己坐的车没有翻，前边的车出了事故，或者塌方了，那就得在山里没吃没喝冻一夜。

九十年代初，这条公路改造了，不再是沙土路，铺了柏油，而且很宽，车和车相会没有减速停下，灯眨一下眼就过去了。过去车少，麦收天沿村庄的公路上，农民都把割下的麦子摊着让碾，狗也跟着撵。改造后的路不准摊麦了，车经过刷的一声，路边的废纸就扇得贴在屋墙上，半会落不下。狼越来越少了，连野兔也没了，车却黑日白日不停息。各个路边的村子都死过人，是望着车还远着，才穿过路一半，车却瞬间过来轧住了。棣花几年里有五个人被轧死，村人说这是祭路哩，大工程都要用人祭哩。以前棣花有两三个司机，在县运输公司开班车，体面荣耀，他们把车停在路边，提了酒和肉回家，那毛领棉大衣不穿，披上，风张着好像要上天。沿途的人见了都给笑脸，问候

你回来啦？所有人猫腰跟着，偷声换气地乞求明日能不能捎一个人去省城。可现在，公路上啥车都有，连棣花也有人买了私家车，才知道驾驶很容易的，几乎只要是个狗，爬上车都能开。那一年，我父亲的坟地选在公路边，母亲说离公路近，太吵吧，风水先生说：这可是好穴哇，坟前讲究要有水，你瞧，公路现在就是一条大河啊！

我每年十几次从西安到棣花，路经蓝关，就可怜了那个韩愈，他当年是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呀，便觉得我很幸福，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。

过了2000年，开始修铁路。棣花人听说过火车，没见过火车，通车的那天，各家在通知着外村的亲戚都来，热闹得像过会。中午时分，铁路西边人山人海，火车刚一过来，一人喊：来了——！所有人就像喊欢迎的口号：来了来了！等火车开过去了，一人喊：走了——！所有人又在喊口号：走了走了！但他们不走，还在敲锣打鼓。十天後我回棣花，邻居的一个老汉神秘地给我说：你知道火车过棣花说什么话吗？我说：说什么话？他就学着火车的响声，说：棣花——！不穷！不穷！不穷不穷，不穷不穷！我大笑，他也笑，他嘴里的牙脱落了，装了假牙，假牙床子就笑了出来。

有了火车，我却没有坐火车回过棣花，因为火车开通不久，一条高速路就开始修。那可是八车道的路面呀，洁净能晾了凉粉。村里人把这条路叫金路，传说着那是一捆子一捆子人民币铺过来的，惊叹着国家咋有这么多钱啊！每到黄昏，村后的铁路上过火车，拉着的货物像一连串的

山头在移动。村人有的在唱秦腔，有的在门口咿咿呀呀拉胡琴，火车的鸣笛不是音乐，可一鸣笛把什么乐响都淹没了。火车过后，总有三五一伙端着老碗一边吃一边看村前的高速路，过来的车都是白光，过去的车都是红光，两束光就那么相对地奔流。他们遗憾的是高速路不能横穿，而谁家狗好奇，钻过铁丝网进去，竟迷糊得只顺着路跑，很快就被轧死了，一摊肉泥粘在路上。我第一回走高速路回棣花，没有打盹，头还扭来转去看车窗外的景色，车突然停了，司机说：到了。我说：到了？有些不相信，但我弟就站在老家门口，他正给我笑哩。我看看表，竟然仅一个半小时。从此，我更喜欢从西安回棣花了，经常是我给我弟打电话说我回去，我弟问：吃啥呀？我说：面条吧。我弟放下电话开始擀面，擀好面，烧开水，一碗捞面端上桌了，我正好车停在门口。

在好长时间里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，像一张大嘴，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，而乡下，像我的老家棣花，却越来越小。但随着 312 公路改造后，铁路和高速路的相继修成，城与乡在拉近了，它吞吸去了棣花的好多东西，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，曾经瘪了的棣花慢慢鼓起了肚子。棣花已经成了旅游点，农家乐小饭馆到处都有，小洋楼一幢一幢盖了，有汽车的人家也多了，甚至荒废了十几年的那条老街重新翻建，一间房价由原来的十几元猛增到上万元。以前西安的人来，皮鞋印子留在门口，舍不得扫，如今西安打一个喷嚏，棣花人就问：咱是不是要感冒啦？他们啥事都知道，啥想法也都有。而我，更勤

地从西安到棣花，从棣花到西安。我不再以出生在山里而自卑，车每每经过秦岭，看山峦苍茫，白云弥漫，就要念那首诗：啊，给我个杠杆吧，我会撬动地球。给我一棵树吧，我能把山川变成绿洲。只要你愿意嫁我，咱们就繁衍一个民族。

就在上一个月，又得到一个消息，还有一条铁路要从西安经过棣花，秋季里动工。

2009年5月7日写

六棵树

回了一趟老家，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。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，大约有四十多种树。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，一条一级公路穿过，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，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。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，而毁去的树，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，便再也没有。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的那些上辈人和那些农具，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。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，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，问：知道你爷的名字吗？一半回答是知道的，一半回答不知道。再问：知道你老爷的名字吗？几乎都回答不上来。咳，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，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。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，再也见不上栒树、榲树、棠棣、栎、桧、柞和银杏木、白皮松了，更没见过纺线车、鞋耙子、捞兜、牛笼嘴、曳绳、槌枷、檐簸子。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，老虎是什么，熊是什么，黄羊和狐狸是什么，父亲就说不上来，一脸的尴尬

和茫然。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，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？所以，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、农耕用具的欲望。

现在，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。

皂角树。我们的村子分涧上涧下，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。树不是很大，似乎老长不大，斜着往涧外，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。这眼泉用石板箍成三个池子，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，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，下边的池子洗衣服。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边玩，娘在那里洗衣服，倒上些草木灰，揉搓一阵子了，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。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，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。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，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去衣服上的垢甲，我就恨我的胳膊短，拿了石子往上掷，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。但打不中，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，秃子便端个碗蹶在门口了。

皂角树属于秃子家的，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。那年月，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，皂角可以卖钱，五分钱一斤。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，不让人爬上去，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。秃子又在树身上抹屎，臭味在泉边都能听见，村人一片骂声，秃子才把屎擦了。他在夹皂角的时候，好多人远远站着看，盼望他立脚不稳，从涧上摔下去。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，摔成了跛子，而且从此成了亮鞞。亮鞞非常难看，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。大家

都说秃子也是个亮靛，所以他已经三十四五了，就是没人给他提亲。

秃子四十一岁上，去深山换包谷。我们那儿产米，二三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包谷，一斤米能换三斤包谷。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。寡妇有一个娃，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。那寡妇后来给人说：他哄了我，说顿顿吃米饭哩，一年到头却喝米角儿粥！

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，村里传出，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。邻居还听到了，寡妇在高潮时就喊：卫东，卫东！村人问过寡妇的儿子：卫东是谁？儿子说是他爹，他爹打猎时火枪炸了，把他爹炸死了。大家就嘲笑秃子，夜夜替卫东干活哩。秃子说：替谁干都行，只要我在干着。

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，可那女人大方，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。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，她不言语，站在涧上就扔下两个皂角。秃子为此和女人吵，但女人有了威信，大家叫她的时候，开始说：喂，秃子的媳妇！

秃子的媳妇却害病死了，害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，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。有一年夏天我回去，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，已经是半夜了，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，我说：谁哭呢？大家说：秃子又想媳妇了。

又过了两年，我再一次回去，发觉皂角树没了，问村人，村人说：砍了。二婶告诉我，秃子死了媳妇后，和媳妇的那个儿子合不来，儿子出外再没有音讯，秃子一下子衰

老了，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岁。他不戴帽子了，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，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，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。这皂角树在涧上，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，便把皂角树砍了。

药树。药树在法性寺的土崖上，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，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三百年。我记事起，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，是小学校，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，每每钟声悠长，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。药树特别粗，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，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，村人称作龙树。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，柴火紧张，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扳干枯了的枝条，我爬不上去，但夜里一起风，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，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，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。

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，人要问：你是哪儿的？我们说：棣花的。问：棣花哪个村？我们说：药树底下的。

我在寺里读了六年书，每天早晨上操完校长训话，我抬头就看到药树。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提到了药树，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，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三年，解放后当了三年专员，因为寺里风水好，有这棵龙树。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，将来也成龙变凤。母亲对我希望很大，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，她说：你要给我考大学！

但是，我连初中还没读完，文化革命就开始了，辍学务农，那时我十四岁。